



人生漫遊處
童心

天倫之樂

看到某局長因為「冇仔趁嫩生」的主張被女性議員「炮轟」，一向不關注報紙時事版面的我，竟也被吸引得逐字逐句把那一塊篇幅的報道讀完。

在我看來，生不生孩子、何時生孩子，這是一個人「生而為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其他人的眼光、評價、建議，不論假意還是真心，都不過是「別人的想法」。我很樂意相信「冇仔趁嫩生」這樣的主張，是從其自身的人生經歷、生活經驗出發提出的倡導，但也僅僅是建議而已。

人是千差萬別的，人性是豐富又深刻的，每個人都在努力地打拚人生。來世上走一遭，大多數人希望過得豐滿些、自在些，但「好」和「不好」都在內心，人人都有自己的尺度。真應了那句話：好不容易有肉吃了，又開始流行吃素了——幸福尺度、「好」的標準總是與時俱進的。

我很慶幸自己選擇了教師職業。我一天天在老去，但學生們年復一年地繼續青春。人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看着他們長大，一家人一同經歷人生的風雨，是「天倫之樂」，那如我這樣的教師，和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們在一起、陪伴他們成長，未嘗不是另一種「天倫之樂」。

當下，年輕人在結婚、生育這些事情上愈來愈慎重，或許並不是他們不願意負責，而是期待成長為「更好的自己」，然後能夠「更好地負責」，長輩們會感覺到愈來愈憂。不論是社會學、人類學的宏大問題，還是具體到每一個社會人的個體訴求，我們不妨多一點理解和包容。倘若我們能夠回歸人文精神的本質，那社會必將在物質文明進步的同時收穫更豐富的精神文明。這一點，一千多年前《禮記》就講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心窗常開
潘金英

以詩育人 繁星詩會

「潘金英好！當你收到這個資訊時，說明你已經入圍由西南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中國新詩創研中心、奧杯賽詩育中心主辦的第一屆中國繁星詩會。入圍者必須參加本活動，正式參與詩會後，經面審，由評委組評出金獎、銀獎、銅獎，頒發榮譽證書、獎座等。你的入圍編號是：202403280003。」

在這個風雨肆虐的夏日，遠居山村的我忽收到中國繁星詩會這佳音，真喜出望外！據悉2021年11月21日，中國新詩創研中心在重慶北碚正式成立，該中心由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指導成立，秉持詩歌文化普及、體驗、學術研究宗旨，並常態化開展詩學講座、詩歌研討、詩學沙龍、新詩作品發布等系列面向全國的詩歌活動。

重慶是中國新詩重鎮，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就誕生於重慶北碚，在背倚縹緲山、面朝嘉陵江的北碚，曾留下唐代李商隱的《夜雨寄北》等名篇；更是抗戰時期，梁漱溟、老舍、郭沫若、梁實秋等作家曾生活過並留下佳作的地方，而戴克家、胡風、艾青、方敬、鄒絳、傅天琳等名詩人也在北碚創作了不少優秀詩篇。

中國是詩歌國度，孩童是天生詩人；成人保有童心赤子真情，就可挖掘不盡的題材，寫出好詩歌。為了推動詩育，藉「以詩育人，詩意人生」為宗旨，讓孩童懂詩、愛詩、寫詩；第一屆中國繁星詩會正是「詩育工程主要活動」，面向全球徵集童詩和詩歌表演作品，鼓勵少年兒童自主創作，亦設成人組，以「童心向未來」為主題，作品要求原創，主題鮮明積極，語言簡麗有童趣。今年8月2日至7日將在寧夏舉行第一屆中國繁星詩會，開展一系列如詩影像、詩手跡、詩旅行、詩書禮等現場活動，讓孩子們及愛詩者步入這詩壇活動裏，與詩相約、同行，賞析、研習、深入了解新詩創作；寧夏更是中國最佳觀星之地，仰望夜空繁星點點，詩情無限；深信繁星詩會可助力推進中國童詩創研水平，開啟更輝煌、燦爛、多元的文學創作天地，打造中國未來詩歌更上一層樓的新台階。



◆遊寧夏詩歌采風。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獅城印象

今年5月到新加坡出席南洋潘氏總會85周年慶會。因行程緊密，不是飲宴就是參觀，料想無時間逛街「血拚」或消費，於是一分錢坡幣現金都未有兌換。反正有潘氏宗親照看，跟出跟入便是，諒必不愁吃喝。

時間緊迫，來不及規劃些什麼，拿了必需物品就登程。過於「大安旨意」，下飛機後才驚覺智能手機在新加坡居然沒有連接數據漫遊服務！結果要在有「無線網絡」(wifi)供應的處所才能接連互聯網，然後得以接上「微信」(WeChat)等常用的社交媒體，保持與香港的聯繫。

與彼邦接待的朋友閒聊，被問及對新加坡這個地方有什麼印象。大哉此問！不知從何說起。市面環境相當整潔，除了唐人街或多華人聚居的地區有較多展示中文之外，我們住處和許多旅遊區的路牌都只有英文。由此可見，獅城政府對於民族融和非常敏感，此間華裔人口約四分之三，三語都棄而獨選英文，恐怕是安撫印馬人口情緒的妙着。另有一小事卻有濃厚的懷舊色彩！在這邊吃到的生日蛋糕，款式叫人發

「思古之幽情」！居然是香港已絕跡幾十年的那些鋪滿彩色「忌廉」(奶油，香港流行用Cream的音譯)的設計，切開蛋糕，也見到染成多年未見的五顏六色。

再有最大惑不解的，是餐桌上陌生風俗。中國菜通常少不了吃雞，那一碟全雞味道尚可，但因同桌「老人」居多，胃納有限，沒能吃完。侍應問過這道菜沒人再吃之後，居然把骨碟上客人吮過的雞骨，往還有完好未動過筷的雞件上傾倒！當下嘖嘖稱奇，不過所謂入鄉隨俗、入國問禁，那就若無其事地吃完這頓飯。

臨走的一天，向當地朋友表達見到這個現象而不解。及至朋友解釋原因，慨嘆潘某人初到貴境，真是大鄉里出城了！原來在獅城的餐廳食肆用膳，法例規定不能將剩菜殘羹「打包」拿回家再享用。只有原本說明是「外賣」的才可以付錢後，從食肆帶走。「堂食」吃不完的都丟棄，這樣豈不暴殄天物？

原來如此立法，是為了過去經常有國民外出用餐後「打包」剩菜，吃出個食物中毒來！這也有合理理由，新加坡氣溫一年到晚都偏高，食物不盡快吃完，就有變壞的風險。難怪有評論指獅城政府行「家長式管治」，父母愛子女之心真是無微不至。



百家廊

袁星

半夜三更時

驚雷，在天空劈下的一兩道甚至一連串閃電之後，緊隨劈下。

那一道道閃電，在黑夜中看得清楚。漆黑的雨夜裏，它們以不可捉摸的形態、不可捉摸的時間、不可捉摸的方位、不可捉摸的高度、不可捉摸的間隔突然劈下。它們的強弱、高度和遠近，在心中留下或大或小的擔憂，甚或懼怕。

老家在山嶺上，空中的雷電，彷彿就在頭頂不遠處糾纏。到底多高，沒法估算，總之低到很擔心。萬一那道雷再低些，是不是會劈斷樹、劈塌房、劈死人。抬頭看，閃電閃現的高度，真不算高，距離也不算遠。雨，就是在電閃雷鳴中傾盆而下的。

翻過我家東側院牆，是一塊南北長十幾米東西寬2米多的長方形窄地。再往東，沿鐵梯下到石壩下面，又是一塊寬闊的梯田。梯田南面，是一處2米多高的石壩。我、父親、妹妹、妹夫4人，頂着傾盆大雨，一趨趨摸黑搬運着蜂箱。從深夜11點多到凌晨1點半，來來回回，上上下下，急急慌慌，淋得跟落湯雞沒兩樣。

這場雨，來得突然。幾個人一起深夜搬移蜂箱這事，也挺突然。妹夫的師傅，養了十幾群中華蜜蜂。這個季節，分蜂正常。他的西鄰居家，不知從哪裏弄了個誘蜂桶。把霍師傅家的分蜂群誘了過去。妹夫的師傅去要，堅決不給。這事成了兩家矛盾的導火索。矛盾愈深愈來氣，霍師傅一氣之下，當夜就要把所有蜂群處理掉。

妹夫不得不開車深夜趕去，把13箱蜜蜂運回來，送到我家蜂場。我家的蜂場裏，有黑蜂和意蜂兩個品種。再加上中蜂，缺蜜時很易起盜。一旦起盜，將很難處理。妹夫的師傅脾氣火爆，倔勁上來，真若拿蜜把13箱蜜蜂就地滅殺了，着實可惜。那樣的話，於那些蜂群而言，也實在是無辜和可憐，不忍心。

老家的蜂場裏，養過的蜜蜂品種，包括原意、美意、東北黑蜂、歐洲黑蜂、卡蜂、喀爾巴阡蜂、酸蜂、中華蜜蜂等。對中蜂的養殖，有一定經驗。這個季節，荊條花開得正盛，一般不會起盜。暫時把中蜂安置到蜂場一角，並非不可。妹夫裝車離開費縣時，那邊已下雨。剛開車不久就遇上暴雨和冰雹，在路上行駛極端困難。接電話時，我叮囑他一定慢點，實在不行就找地方停靠等待。那個時候，幾十里外的老家正電閃雷鳴，雨勢還在天空中醞釀着，沒開始滴答。

妹夫停下車，剛搬出兩三箱後，雨嘩啦一下就來了。妹夫拿着頭燈，遠遠地站着給我們照路。手中的燈，時亮時關，生怕蜜蜂被光亮引出來到處亂飛。妹夫幫忙搬箱子時，被蜜蜂螫了一下，立馬跑開，不敢再上前。

蜂群上車前，已關閉車門。還在蜂箱上又蓋了層黑防網罩。但一路顛簸，到家時，還是有不少蜜蜂鑽至箱外，一見燈光就飛。搬箱子時，不小

心碰到牠們，也會攻擊人。時間太晚了，還下着大雨，只戴了副手套就開始行動。不挨幾下螫，當然不可能。從石壩下到石壩上，還是兩道石壩，還得抱着箱子。淋着雨，沿着梯，摸着黑，一直忙到凌晨1點半多，才基本安置妥當。剩下的細節，只能待次日一早完善。回到家，渾身上下都在滴水。回老家時沒想到會下雨，也沒想到會忙到凌晨。太晚了，當晚只能在老家過。沒準備換洗的衣服，只好擰了擰，放到椅背上，打開風扇一直吹。

上床睡覺，是凌晨2點半；早起看蜂，是早晨5點半。我起來時，父親早就起來了。我倆一夜睡了兩三個小時。大體看了看蜂群，大致都還正常，我就驅車返回鎮上。沒有特殊情況，蜂場是我老爸在照看。需要我回家幫忙時，我才抽空或請假回家。

忙了大半夜，次日還得打起十二分精神上班，只得等中午再補覺了。那13箱蜜蜂，妹夫的師傅是否還要，不太清楚。若要，我們就暫時幫忙養着，等時機合適他再運回去。若要取蜜，他便隨時來取。蜂群保住了，就是穩賺不賠，就是勝利。

養蜂，是要取蜜的。小孩因饑；大人因錢。可我，除了取蜜還有種深深的情結在。從六七歲、七八歲時，我就喜歡上蜜蜂了，即便挨螫也喜歡。牠們在花叢中忙忙碌碌的模樣兒，喜慶、可愛、好玩。



翠袖乾坤
余似心

電視的另一種價值

很多人細數長者之寶：老伴、老友、老本、嗜好……但每個人情況相異，又豈能盡如人意？

剛慶祝過99歲大壽的父親，慶幸記憶力甚強手部靈活，只是年紀大了腿力弱行不遠路。愛妻、老友，甚至晚輩的親友都相繼離他而去，他連家鄉也不回去了，免觸景傷情。他平日只在家裏踏踏小型單車。他本性好靜，每天只愛細閱報章，看電視的金融分析、歷史特輯、新聞和劇集。早幾天電視機忽然無聲無色的，他十分緊張，還是維修不了，孫子們立即為他訂購一台新的，但也要等了好幾天。

那幾天我剛病了不敢靠近他。說讓他以電腦上網看電影他亦不願意，我也明白這不是他所熟悉的東西。那幾天只見他對着那部畫面漆黑的電視在打盹兒，顯得分外孤伶伶的，我就恍然明白老人之寶，其實還有電視。我想起電影《家有囍事》中的一

幕，關海山和李香琴飾演的老夫老妻，成天只對着電視，某日電視壞了兩老呼天大叫：「電視壞了，世界末日啦！世界末日啦！」當時只視為笑片的誇張手法，現在想來也很寫實的！

母親在世時，總愛看英文台，不是因為她愛英語，是因為她弱聽，英文節目有中文字幕，她看得明明白白。母親最愛看有關大自然和動物的紀錄片，以及在郊野求生冒險的節目，像把她的世界拉至地球的遙遠他方。她病重時還渴望着去旅行。那時爸爸總覺得這類節目過於重複沉悶，但還是伴着媽媽一起看。媽媽離開後，我竟發覺爸爸每日都準時去看之前媽媽愛觀看的節目，多年後的今天仍如此。原來電視有着另種價值——感情的療癒。

家裏的電視常開着，我有時間便坐在爸爸身邊伴着他看節目，聽聽他分析世界局勢和歷史發展，邊看邊聊天。有時間一句，這劇集好看嗎？他常回應說：「不太明白說些什麼！」但電視就這樣陪伴着許多人的晚年。



網八網事
狸美美

泥潭裏的星空(上)

又是一年高考季，網紅名師張雪峰比去年更火了。不同的是，去年的出圈還主要來自金句，今年的熱搜則直接進階為變現。

高考前夕，張雪峰在直播間開賣「圓夢卡」，即一對一諮詢規劃填報志願的服務，兩檔套餐價位分別為11,999元和17,999元，全部秒光，就連2026年的卡都被搶購一空。儘管銷售規則說得很清楚：諮詢老師是公司隨機分配的，並不一定就是張雪峰本人，但家長們毫不在乎，依舊虔誠而投入地卡點蹲守拚手速。搶到的會激動得「奔走相告」，搶不到的會憤怒聲討對方是「飢餓營銷」。而「3小時入賬2億」則是張雪峰今年的熱搜主題，這個成績甚至超過了新進「抖音帶貨一哥」賈乃亮——要知道，他618大促首日戰績也僅僅是3小時賣出1個億。

作為考研指導和高志願填報諮詢師，張雪峰在業內雖已活躍多年，但真正出圈還是去年——這一年，他的抖音搜索指數是2019年的300倍。那句著名的「孩子如果非要報新聞，我一定把他打暈」，不僅讓他登上熱搜、引來無數回響，引發再一次的「文科無用論」大討論，也同時讓他收穫了不少中下層家庭的認可——「肯說大實話、真正在為窮人着想的自己人」。

也所以，那些一擲千金去搶卡的家長，很多並不是什麼富裕家庭，17,999元不知要勒多少次褲腰、擠多少次牙縫。這也讓很多輿論再一次炮轟張雪峰，認為他「『鐮刀』揮向

『自己人』。」但不管輿論怎麼說，張雪峰的粉絲們依然堅挺，面對龐雜的數據信息及變幻莫測的政策規則，許多家長並沒有足夠的學習能力和自信，他們秉持着「專業事交給專業人做可以價值最大化」的宗旨，而堅信「張老師是物超所值的」。更何況，從小到大培養一個「兩腳吞金獸」早已不知砸了多少錢，也不差這「臨門一腳」。

到底是聯合收割機還是指路明燈，就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外人不便置評。但值得思考的是，這個所謂的「價值最大化」到底是什麼？

報新聞要打單、農村孩子不要學習、文科專業就是「舔」、有顏值能喝酒是能在金融行業賺錢的必備條件、成績不好的女生找同校「鐵飯碗」專業的男生談戀愛……從這些過往的「經典建議」可知，張老師主打一個極端的實用主義，所有事情都只按「有用」和「無用」來區分。這在很多人眼中當然是市儈和庸俗；但在很多家長眼中正是張雪峰的核心價值——避坑。沒有何不食肉糜的離地，直奔「好就業」和「就好業」而去，尤其幫小鎮青年「消除信息差」，不走「彎路」。

今年的高考，考生數目達到1,342萬創下歷史新高，比去年又增加51萬人。在此之前，新聞剛剛公佈，有位史丹福博士投考了安徽鎮鎮公務員。在這樣的今天，普通人家的孩子基本沒有什麼試錯的機會，求穩比逐夢重要。但即便身處泥潭，就真的不用仰望星空了嗎？ (二之一)



信而有征
劉征

陰差陽錯

在各類事件當中，有一類最具戲劇性，那就是陰差陽錯。這類事件往往發生在一個一直持續向好的故事走向當中，男女主人公經歷了各種磨難，眼看着就要走向最終的幸福，其中一個卻接到一個出差任務，或者僅僅是一個很小的誤會，比如記錯了相見的時間，就導致兩人陰陽相隔了。接下來，活着的這一位就不得不面對來自於生活當中的一系列巨變，以至於她最終選擇委身於人，以緩解危機。就在此時，那位「死者」卻回來了。但他也只能看着自己心愛之人嫁給他人。當初預想的喜劇一下子成了悲劇。角色和觀眾都陷入到巨大的壓抑當中。

不過，觀眾在扼腕之餘，沒有意識到之所以這個故事還沒有完結，正在於一種纏綿悱惻之情未能成真的同時，卻始終延綿不絕，並使那未得到的對象就此成了永遠值得懷念的對象。這種陰差陽錯的情節看似一個終點，卻是一個轉機。說是一個轉機，卻又錯失一切。造就了一段憾事。

從經典如《羅密歐與茱麗葉》，到通俗

如《孝莊秘史》、《甄傳》，無不以這種情節作為故事高潮之後的轉折點，並引發了第二段故事。以至於我們發現當事人從明媚走向陰鬱，始終被一種現實壓抑住，並讓故事延綿出許多情節，成為無休無止的。就好像莫蘭在《時代精神》當中對於Happy Ending的定義。是說之所以影視作品向來都戛然而止於幸福結合之處，是因為故事到此達到了一個頂點，這個頂端堪稱完美，再多一筆都嫌多餘。如若要繼續延續下去，我們就只好開始令男女主人公墜入各種俗務當中，這剛剛鍍了金身的一對璧人現在重新淪為掙扎的對象，他們又平凡了。所以，倘若不想要故事的完整性遭到破壞，就得在此處結束。倘若不願結束，又無法避免一個不得不的高潮，最好是來個陰差陽錯。用一個叫做休士符的死亡讓故事停頓在即將達到高潮的最終時刻之前，再用一個回歸的重新開始。那麼，這段感情因為即將唾手可得卻最終失去而得以在遺憾當中延續下去，觀眾都慨嘆，畢竟他們曾經這麼近，現在卻又那麼遠了。

不借助陰差陽錯，幾乎是辦不到的。在《羅密歐與茱麗葉》當中，陰差陽錯的假死引出了兩次真正的高潮。本已經結束的故事，在兩個年輕人的殉葬當中比先前更輝煌地證明了愛。最終成就了一個雋永的故事。類似的還有若干年前的港劇。在這些港劇或者電影的結尾處，無一例外要令男女主人公的一方昏迷，或出走，給出一個開放式的結尾，就好像這個故事還沒有完。我們都跟着這位癡情的男主角等待若干年，卻也是遺憾的若干年。因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就是臨了的某一個很不起眼的瞬間。但其實仔細想一想，這種大事很時髦的開放式結局，正是一種敘事訣竅，人為地切斷了故事繼續向前的慣性，卻又不給出一個結局，令觀眾懷念不已。

最好這個故事永遠演下去，從爺爺演到父親，又從父親演到兒子。這倒不是一個猜測，只消看一看《星球大戰》，我們就有了一個活的樣本。《星球大戰》歷時數十年，而日漸成為一個現象級的科幻電影，無非是把一個不可能延續的延續進行了下來，那本是一個願望，現在終於成真了。